

Honore' Ubbay

傅雷译文集

Romain Rolland

Honore' Ubbay

Voltaire Romain Rolland

傅雷译文集

第六卷



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合肥

906096

责任编辑 江奇勇
装帧设计 蒋万景

傅雷译文集

第六卷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7 插页: 2 字数: 515,000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20,000 (内精装3,00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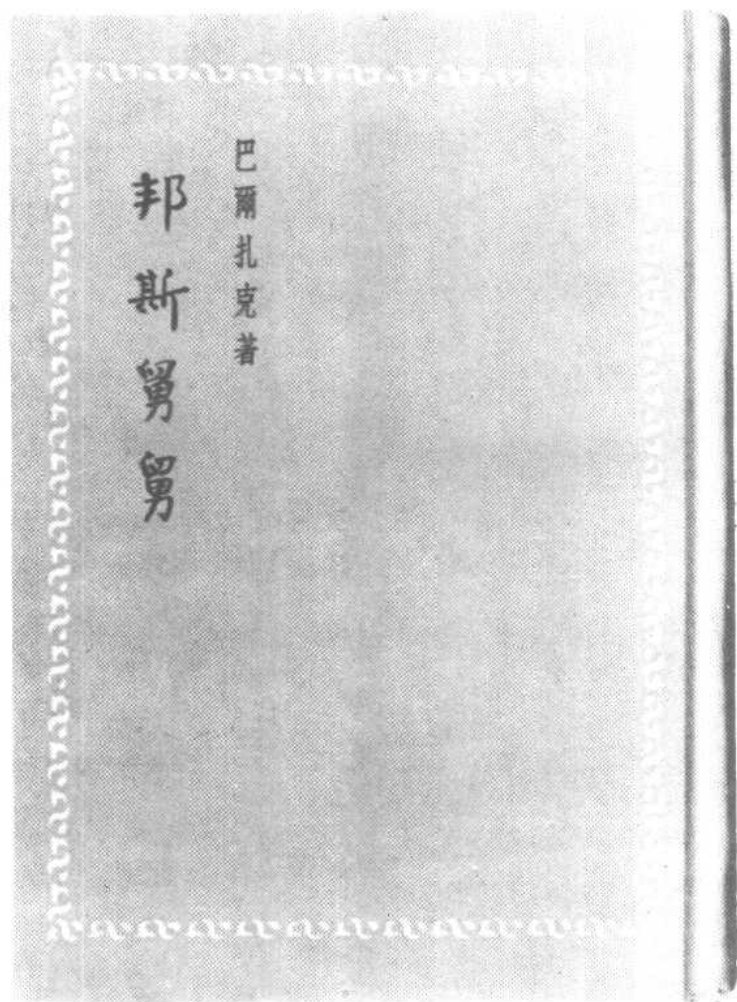
统一书号: 10102·945 平装定价: 3.25元
精装定价: 4.45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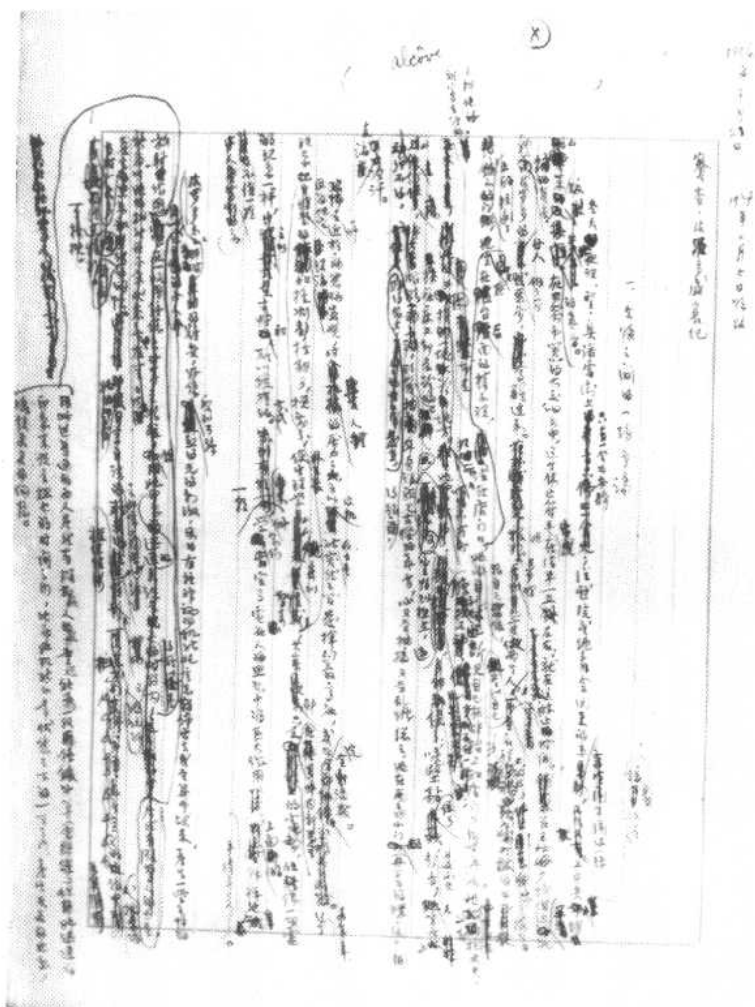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五年在上海



一九五六年和夫人及长子傅聪在杭州



《邦斯舅舅》一九五四年版封面



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初译稿

第六卷说明

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《邦斯舅舅》和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。这两部作品，在《人间喜剧》总目里，均列入“风俗研究篇”的“巴黎生活栏”；在巴尔扎克全集本里，《邦斯舅舅》排在《贝姨》之后，共同置于《穷亲戚》这个总题之下。

《邦斯舅舅》译于一九五二年二月，同年五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，本书即据该初版本，并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四月“根据平明出版社纸版重印”本上译者本人所改正的个别错字排校。

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译于一九五八年四月，一九七八年九月作为傅雷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本书根据此本，并参照译者手稿排校。

目 次

邦斯舅舅 1

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 455

巴 尔 扎 克

邦 斯 舅 舅

Honoré de Balzac
LE COUSIN PONS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(查理·于阿)
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(比哀·居斯芒)

(按照Louis Conard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一 一个帝政时代的老古董

一八四四年十月，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，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，在意大利大街上走过，他探着鼻子，假作正经的抿着嘴，好象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，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的从内客室走出来。在巴黎，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。那些每天呆在街上，坐在椅子上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^①，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，都透出一点儿巴黎人特有的笑容；这笑容包含许多意思，或是讪笑，或是讽刺，或是同情。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，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，脸上才会有点儿表情。

那老头儿在考古学上的价值，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，象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，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。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伊阿桑德，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儿定做的。他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定做啊，只是保存在那儿。”对啦！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，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伊阿桑德，在身上保留着

① 按此系指坐咖啡馆的巴黎人。咖啡座每伸展至人行道，故言呆在街上。

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，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，使你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，便是想着给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，也不由得要噗哧一声的笑出来。

那过路人的服装，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代的款式，所以它让你想起帝政时代而并不觉得有漫画气息。就凭这点儿细腻，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。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，你的分析能力必须象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，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，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。象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，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，希望一露脸就得个满堂彩的。原来这又干又瘦的老人，在缀着白铜钮扣的，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，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，叫做斯宾塞的！……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，岂不象拿破仑复活了一下吗？

顾名思义，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。远在一八〇二年亚眠安和会之前，这英国人就把大氅的问题给解决了：既能遮盖胸部，又不至于象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，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^①。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，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，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。那些四五十岁的人，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，自然而然会

① 叫做斯宾塞的短褂，有如现代的夏季礼服，原系英国的约翰·查理·斯宾塞勋爵创行。叫做卡列克的外氅，相传为英人约翰·卡列克所创，上半身披肩部分，长至手腕，共有两三层之多，故极厚重。



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……

在脑筋里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，一双翻统长靴，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！老太太们见了，也得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况。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：为什么这个老阿契皮阿特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^①？总之，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，你会毫不犹豫的叫他做帝政时代的人物，正如我们叫什么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。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，至少亲眼见过的人，才会觉得那走路人是帝政时代的象征；因为要辨别服装，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。帝政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，要想象它那种法国希腊式^②的实际场面，决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。

他帽子戴得很高，差不多把整个的脑门露在外面，这种昂昂然的气概，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。并且那还是一顶十四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，帽沿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不白的，刷也刷不掉的印子。帽坯上照例胶得很马虎的丝片子，好几处都乱糟糟的黏在一块儿，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，还象害了大麻疯似的。

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，露出一张脸，滑稽可笑的模样，唯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，去烧成那些丑八怪的瓷器。阔大的麻子脸象个脚炉盖，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；高

① 希腊政治家阿契皮阿特，为苏格拉底弟子，以生活奢豪闻于世，众人盛称其所畜之名犬，阿氏即将犬尾割去，俾众人不复提及。

② 拿破仑称帝时，提倡希腊罗马的文物与风格，当时的美术，家具服装，均带希腊风味，美术史上称为法国希腊式（Gallo-Grecque）。

的高，低的低，象罗马人的面具，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。一眼望去，竟找不着脸架子。应当长骨头的地方，却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，该有窝儿的部分，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。这张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，配上一对灰眼睛——眉毛的地位只有两道红线——更显得凄凉；整个的脸被一个唐·吉珂德式的鼻子^①镇住了，象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。这鼻子，想必西万提斯也曾注意到，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，而结果是着了迷。那副丑相，尽管很滑稽，可绝对不会教人发笑。可怜虫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，会教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新咽下去。你会觉得造物是不许这老头儿表示什么温情的，要是犯了禁，就得教女人发笑或是难受。看到这种不幸，连法国人也不做声了，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欢心！

① 唐·吉珂德身体又高又瘦。根据一般情形，脸相大多与全身调和，故唐·吉珂德的鼻子一定也是很长的。